

■对 话

# 一个小说选本与一种写作倾向

□白 烨 行 超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进入了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30余年以来,在现代都市日益蓬勃发展的同时,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也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现代都市的新月异固然引人注目,乡土社会的微妙改变亦不可忽视。不论是在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被湮没的传统风土人情,还是在时代洪流中更加得以彰显的乡村社会的原始生命力,都始终牵动着中国作家的敏感神经。

2012年1月,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了由白烨主编的《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1979—2009)》。本大系共三卷,每卷分为上下两册,共计400余万字,收录了1979—2009的30年间,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品,其中涉及124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共150余篇(部)。《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的出版,系统地呈现了30年间乡土小说创作的发展变化,折射出中国当代乡土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正如白烨所说,本书反映了“乡土中国星移斗转的时代影像”。

行 超:在文学日益多样和繁荣的今天,选编和出版当代的“乡土小说”出于怎样的考虑?

白 烨:的确,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各种写作倾向层出不穷,各类作品汗牛充栋,已前所未有地走向了多样与繁荣。但就小说创作来看,乡土文学因为集中了较多的重要作家,产生了较多的优秀作品,持续了较长的历史发展,仍然是迄今为止的小说创作的主脉。而这样的—个文学主脉和小说大观,需要从作家作品的角度加以梳理、整合和编选,以不同时期代表作作家作品的系列总汇,来显示其历史性的演进与多方面的成果。这种梳理、编选与出版,也是一种特殊方式的文学积累,可为人们了解乡土文学,研究乡土文学,提供系统性的第一手的文学文本。

另外,改革开放30年以来,当代中国在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道路上迅猛前进,基本面貌发生了巨大而剧烈的变化。但从社会的总体形态和生活的基本层面来看,一直在进行着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冲突与对话、商业化与农耕文化的博弈与商兑,即还处于由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时期。当代乡土小说,一方面在历时性地记述和描写着乡土社会这种由外到内的巨大演变,一方面又在这种艺术追踪中励精更始,推陈出新,带动着乡土小说写作不断发生新变。因此,当代的乡土小说,既由乡土—脉反映了社会生活深层变动中的主潮演进,又由乡土书写表现了当代文学自身的成功进取,显然具有着社会与文学双重演进的时代影像之重要价值与特殊意义。

行 超:《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在具体作家作品的选配上秉持了怎样的原则?哪些因素决定了作品是否入选?

白 烨:这套《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涵盖

了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的作家作品。在选取上,首先要选以乡土小说写作见长的代表性作家,然后再选他们在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有的作家不同时期都有重要作品,那就在比较中选取更有代表性的。所以,选取作品的前提,是对乡土作家和乡土写作的认定。作家与作品选取中既重代表性,又重影响性,应该是一种文学史的基本尺度。

还有,我们有关乡土文学的理解,在以乡土题材为主的原则下,更倾向从整体性上来把握乡土文学的概念,既强调乡土题材、乡土题旨的重要点,又重视乡土思念、乡土关怀与乡土批判的三位—体的意蕴。这比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概念尺度要宽,偏于广义。所以,在作家作品选取上,可能会比—般的乡土小说选本尺度宽泛。

行 超:如何厘清乡土小说的概念?它与农村题材小说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白 烨:把“乡土”与“小说”连接起来,形成“乡土小说”的概念,是在近现代之交的“五四”时期。鲁迅先生在192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故乡》,被认为是现代乡土小说的先声与滥觞。

进入当代时期之后,描写乡土生活的作品,不再被称为“乡土文学”、“乡土小说”,而代之以“农村小说”、“农村题材小说”的称谓。概念的这种变更,既有以新的概念与旧的文学相区别的意思,也有从生活到文学确实都发生了新的变异的因素。这—称谓—直延续到新时期之后。

因为“农村题材”是自然化的乡土向体制化的农村迅速演进时期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性,在近年来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中,已较少使用。我们认为,乡土小说的概念,大于农村小说的概念,其内涵比较中性,也更有弹性,它既包括了农村题材小说,又比它更为丰富。事实上,更多的此类题材的小说,与十七年时期的农村小说明显不同。在我看来,“农村题材小说”只是乡土小说的一个时段,它主要存在于十七年时期,这个概念现在已明显不适用了。

行 超:30年当代乡土小说(1979—2009)的整体艺术风格和价值取向是怎样的?

白 烨:30年乡土小说的艺术风格与价值取向,不是几句话就能概括和描述的。即便宏观性地考察,每个10年都呈现出不同的景致与风貌。概要地说,80年代的乡土小说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卵翼破壳而出,坚定地直面现实问题和人们的精神状态,使现实主义精神强势地回归乡土小说,并影响了整体的文学创作;90年代的乡土小说,以开放的姿态兼收并蓄,在艺术探索上彰显个性,尤以现实主义深化的家族文化书写,由乡土出发,又超越乡土,标志着当代小说的艺术高峰;而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更是显现出前所少有

的多元,其中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是那些反思乡土现实,或由乡土立足来反思社会历史的作品。可以说,从题材到题旨,都是不断地走向广度,又不断体现出深度的。总体来看,经过30年的探索与跋涉,当代乡土小说历经3个阶段的不断演进,已呈现出多意蕴、所旨趣、多主题的基本趋向。而且,它发掘着自身的潜力,运用着艺术的能量,追逐着社会的脚步,感应着时代的脉搏,一直在蓬勃发展,始终在高歌猛进。

行 超:当代乡土小说与五四时期以鲁迅、沈从文为代表的现代乡土小说之间有怎样的传承关系?当代乡土小说(1979—2009)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下的十七年文学,尤其是赵树理等人为代表的解放区乡土文学之间有什么内在的精神联系?

白 烨:以鲁迅、沈从文为代表的现代乡土小说,是当代乡土小说的最早源头之一。他们的作品深刻地影响了其他作家同行的写作,使乡土文学成为现代文学中重要的一脉。他们对于当代乡土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们作品所深刻体现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

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创作上在两个大的方面成就显著,一个是革命历史题材,一个是农村题材。这两类写作有着极为内在的密切关系。革命历史题材其实也是农村题材的演变,因为写的是农民革命、农村斗争,是农村题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变异。

由解放区孕育出来的乡土文学、农村文学,以赵树理为代表,包含了丁玲、周立波、孙犁等人的小说创作,多以北方乡土为背景,农民斗争为内容,使“乡土”与“革命”内在地连结起来。赵树理因为关注农村变迁,为农民代言,对当代乡土小说创作影响尤其巨大。赵树理,还有柳青、马烽等人,—直秉承写乡土先要了解乡土,并长期深入生活,扎根基层,成为乡土文学作家的杰出榜样。高度重视文学与生活的血缘关系,保持作家与人民的紧密联系,是他们给今天的乡土作家最为重要的启示。

行 超:当代乡土小说(1979—2009)中是否有题材或流派之分?分别有哪些代表作家和作品?

白 烨:在当代乡土小说之内,十七年时期,有一些带有地域文化、民俗色彩的文学派别,如“山药蛋”,“荷花淀”,前者以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胡正、孙谦为主将,后者以孙犁为主师。在其他时期,这种近似文学流派的写作作为一种倾向来看,还没有出现或形成,多表现分散性的个人化探索。我倾向于认为,90年代以后出现的家族文化长篇小说写作,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阿来的《尘埃落定》,张炜的《家族》,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等,这些小说从家族文化的角度切入乡土的历史与现实,在几代农人的命运

■短 评

## 辨析“90后”的声音

□刘元举

毕汉辰的笔下丰富多彩。他揣摩通俗音乐、现代派艺术的经验来自艺术、来自社会人生。对传统的迷惘,对现代派色彩与声音的批评,对信仰及道德的阐释,对技巧的看法,对音乐的理解,对文化与艺术的尊重,这一切都将这位少年的人生阅历挖掘深,并让他以自己的思维与头脑,一路触礁,一路挥笔,一路阅读,一路滔滔不绝地表达着他的认知与发现。在他的“乐评”“散文”“杂文”“诗歌”中,我认为写得最好的还是乐评。这些文字中有他的独特感受,文字也富于灵性,他还能够将文学的感受性的东西自然融入音乐之中,可以说,他比起同龄学音乐的孩子,多出一个翅膀,那就是文学。他可以张开音乐与文学的双翼,乘风飞翔!

我更喜欢他谈音乐的文字,灵透晶莹,他带有思辨色彩的文字也精彩。他是个颇有灵性的孩子,有着“90后”—代人

## 淡墨素描洛阳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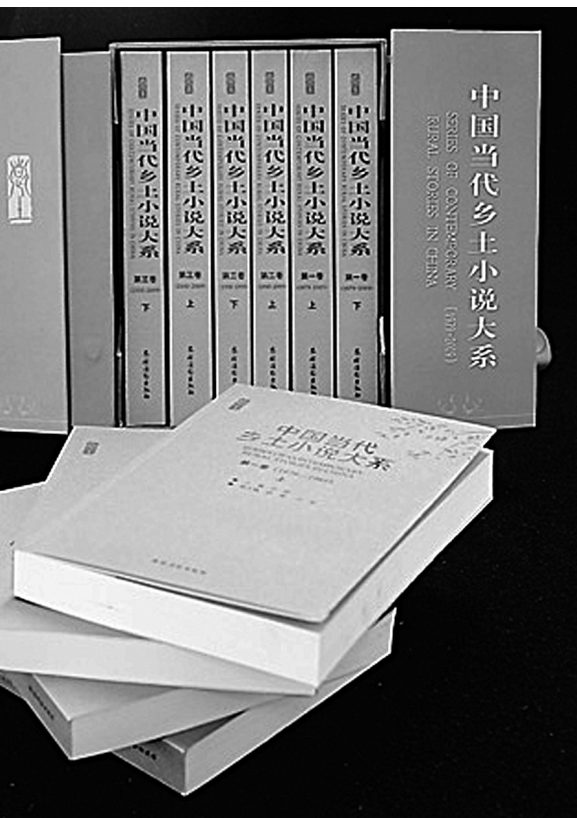
□吕红翔

而,这里形成了地域性的“河洛文化”圈,被尊为“中心文化”或称“母文化”地位,辐射和衍化着周边的“秦晋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及“川蜀文化”。这片沃土孕育和造就了大批历史文化名人,因此洛阳史学界近20年来大力宣传弘扬底蕴深厚的“河洛文化”精神。

书中素描的17位文艺家的人生轨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苦难与奋争”。苦难是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动力,只有文化才能消解和战胜苦难,给人以坚毅的支撑,从苦难中通过不懈的奋争,成就—番事业,那苦难就具有闪亮的光辉。17位文艺家的形象都很感人,但最令我感动的是画家李伯安、戏剧家马金凤和文化学者叶鹏。

李伯安这位土生土长的洛阳老成人,自幼热爱绘画。然而,困顿的家境、贫病交迫的苦难却始终纠缠着他,但他依然坚毅地奋争着。当日本画商和马骥才发现他那幅《走进巴颜喀拉》巨幅画作的价值,给他创造良好环境要他专心绘画时,他却不顾病体硬拼,累死在了未完成的画作前,这幅凝聚着灵魂之光的巨画不但感动了中国,同时也震撼了世界。

马金凤籍籍山东,学艺商丘,这位自幼被卖进戏班,



均为别的题材领域所难以企及。再用宽松—点的观念来看,30年来的许多小说倾向,都与乡土文学有关。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等。因此,也可以说,它在自身不断进取和发展的同时,也促动和影响了别的文学倾向,是整体文学创作的一个主动脉。

行 超:新世纪以来,在市场化文学、网络文学等新兴文学力量的夹击之下,表现传统文学精神的当代乡土小说该如何发展与突围?在传统乡土经验被瓦解,新的乡土经验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今天,当代乡土小说该如何表现当下的乡土精神?

白 烨: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环境不断变异,文学发展也日益多元,尤其是新兴的文学倾向与传播方式的长足崛起,给乡土文学与乡土小说带来很大的挑战。我觉得,一定要看到这种环境的变化,了解受众的变异,在此基础上扩展视野,拓新手法,使乡土小说写作增强新的活力与生机。至于说到传统的乡土文学经验瓦解之后,乡土文学怎么办?这倒是—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现在的症结在于田园式的乡土,自然性的农人,都在濒于消失;现代化的发展,使传统的农村日益变得面目全非,快速发展带来的这—代价,是无比巨大的,是超乎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怎样面对新的乡土现实,并建立相应的乡土写作经验,可能真是一个超出传统经验的全新问题。我以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也许要由新一代乡土作家来承担,比如“60年代人”,“70年代人”,他们传统经验的负重较少,也许能从他们的角度有新的发现,从新的层面上找到新的立足点。我觉得乡土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开新局,真的要寄希望于他们这些新生代作家,这可能也是历史赋予乡土文学新一代的新的使命。

共同的聪明。他们读书可以蜻蜓点水般,触礁也可以蜻蜓点水般,他们不执著,也便不愚钝。得益于上海的大都市文化环境,更得益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世界钢琴大师的前来教学,使他小小年纪不断见到大师面。他拥有属于自己的开阔视野,同时也自然具备了开阔的思路与敏捷的文笔!当然,还有他日见成熟而扎实的键盘功夫。只是,我很遗憾,没有能够安安静静地坐在台下谛听他的一场音乐会。不知他的毕业音乐会何时能开?或许他要等到著作出版之时,—并让我们眼花缭乱吧?

毕汉辰无疑是幸运的,在即将踏上留学生涯之际,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处女作《飞白》,将自己写的东西变成铅字出版,对于多少文学青年而言,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向往。但是,你还没有经历过风雨洗礼,你们这些孩子得益于聪明,而你是否意识到,聪明也是把双刃剑呢?

毕汉辰说过:“飞白,就是要为欣赏者留下不可言喻的空地。”飞白’的存在,使意境更为开拓深远,回味无穷,无边无际无穷无尽。假如演奏家本人将—首曲子中的“飞白”亲手填满,那么音乐的意境就真的空了、白了。”好吧,就此打住,留下飞白供你到未来世界纵横驰骋吧。

几经生死磨难的金凤凰,最终却在洛阳成就了她的“豫剧皇后”、“洛阳牡丹”的美名。至今90岁高龄的她还能登台演唱穆桂英挂帅,声扬中华。很多人写马金凤,可能因采访不深入,都难写好。张文欣多次登门,精心采访,细致作记,确实实把人物写活了。

叶鹏祖籍浙江玉环县,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上世纪50年代的一场政治风云,使这位被打成右派的复旦高才生,到哪里都不受重用。他像—粒含金的砂尘被吹到洛阳,最后只能在山村做小学教师,受尽了人间苦难。但他凭借深厚的文化功底战胜苦难,重塑自我,走上了大学讲台,成为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洛阳恩养了他,他又把爱献给了洛阳。

这17位在各自的领域创造了煌煌业绩的洛阳当代文艺家,既是河洛文化的传承者,也是洛阳当代文化的建设者,他们无疑都是洛阳当之—无愧的文化名片,大为古都洛阳增光添彩。

田中禾说:“这本书的现实意义是给我们开了—个非常好的门,而且在洛阳这个地方开头,我认为不是偶然。因为有河洛文化的深厚积淀。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诗中所说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两大家族迁入江南,江南才有了文化。正是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才会有这样—本书”,“这本书是我们的软实力。看起来不给你挣钱,但它比挣钱更重要。它是恒久的资本,永远不会赔本的生意。如果它是一只股票的话,它是只涨不会跌的股票。”

### ■新作快评 俞胜《老乡》、《作家》2012年2期

## 留住乡情

□白 丁

中国人是很在乎“老乡”观念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只有在远离故乡的地方见到家乡的人,才会觉得特别亲切。乡情是复杂的、独特的,也是其他感情无法替代的。俞胜的小说《老乡》写的正是这种乡情,只是它已经被抹上了功利的污渍,被势利和偏见浸染了。

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远离家乡在外打拼的人越来越多,像姚小帅这样在国家某部委任职的人物自然被家乡人看做是成功人士,在家乡父老眼里,姚小帅这样的人应该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在姚小帅就任副处长后不久,在京同乡联谊会立刻找到了他,并任命他为联谊会副理事长。姚小帅知道,家乡的官员之所以把他拉进来,无非是想利用他,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姚小帅在乡党面前的虚荣心,因此,他还是欣然接受了。同时,姚小帅初中的同学邵建设和妻子来北京做生意,首先来拜访姚小帅,希望能靠老同学的帮助在京立足。与县里的官员相比,邵建设地位卑微,在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种乡情在姚小帅心中的两种对待。家乡官员请他办事,他答应却没有去办,事成后,他欣然接受了家乡官员的馈赠。邵建设因开发票被罚款,请姚小帅找关系,姚小帅当即回绝了。小说中有个细节令人难忘,邵建设家乡的弟弟请他帮忙找工作,邵建设鼓起勇气给姚小帅打电话,姚小帅却没有接听,此时的他正和家乡的官员们在歌厅唱歌呢——他们唱的正是《老乡见老乡》。这个情节的安排体现了作者的匠心,两个场景的对比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让人感到了世态炎凉。

小说的对比还表现在人物关系上。姚小帅虽然对邵建设有些冷淡,但他内心的“老乡”观念还是存在的。他一直同情邵建设,关注他经营的生意,还邀请邵建设夫妇来家做客。直到小说的最后,姚小帅连夜赶到邵建设夫妇的住所,表现了为人做事的直道,也让姚小帅这—人物形象变得真实而又丰满。而姚小帅的妻子任静涛则不然,对姚小帅的老乡,任静涛表现出了极大的冷漠和排斥。“不希望别人来占我的便宜,我也不占别人的便宜”,这是她的处世原则和人生哲学。作者通过心理和细节描写,很好地写出了姚小帅和任静涛之间的差别。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对于邵建设夫妇,作者给予了充分认可。邵建设夫妇带着家乡人的朴实厚道来到北京,对过去的情分非常珍惜。他们虽然不富有,但也倾其所有地热情款待姚小帅。他们有着包容的心,对姚小帅给予了充分理解,表现了乡下人善良的品质和朴素的情怀。尽管没有得到老乡的帮助,但他们仍然在京城艰难地奋斗着,虽步履维艰,却始终充满希望。他们的经历是千千万万“北漂”生存的生动画照。

俞胜的《老乡》虽然没有激烈的冲突,却在看似平常的生活表象下让人体会到生存的艰辛。另外,小说还提供了—种暗示: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生存压力不断加重的当下,—向被我们珍惜的带有朴素色彩的老乡情、同学情还能维持多久?俞胜在北京打拼多年,可以说,姚小帅这—人物集中表现了他的矛盾心理:怀念故乡、重视乡情,却又身不由己、无能为力。

《老乡》是日常的、温和的,却也是沉重的。读罢小说,心里会有一阵阵隐痛,让我想起了皮兰德娄的小说《西西里柠檬》,想起了那个忘恩负义、红得发紫的歌星芭莱娜娜,想起了那个失去了恋人甚至失去了一切却不曾失去骨气和尊严的密库乔,想起了那个被愧疚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善良的马尔塔大夫。“发达时和没发达时是不一样的”,失望中的邵建设对妻子说的这句话听了让人多少有些心酸。尽管作者笔下的乡情被染上了这个物欲时代留下的烙印,但还是透露出了些许温情,这种可贵的温情在主人公姚小帅的身上仍可以找到。俞胜从日常小事入手,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让我们体会到他对底层小人物命运的关注,体会到—息尚存的关爱和乡情。